

# 血证

李幼谦◎著

最黑暗的**暴行**  
最奇特的**联盟**  
最神圣的**使命**  
最艰难的**行程**

美国记者、教会医生、码头工人、游击队长……  
抛却成见，众志成城，高举正义和人道的旗帜，  
以**鲜血和智慧**让日军**南京大屠杀**罪证重见天日！

**ARCTIME**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安徽省作协第三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

# 血证

XUEZHENG

李幼谦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血证/李幼谦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0

ISBN 978-7-5396-6358-6

I. ①血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8461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周 康

装帧设计: 褚 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9.25 字数: 32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9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血证

XUEZHENG

## 目 录

第一章 长江里捞人 / 001

第二章 照相馆取证 / 011

第三章 宝塔上就义 / 022

第四章 病房里密谋 / 036

第五章 运尸船送行 / 048

第六章 长江中触礁 / 057

第七章 湖岸边获救 / 068

第八章 行路时遇险 / 079

第九章 山神庙藏身 / 090

第十章 土匪洞逃生 / 098

第十一章 军营夜杀敌 / 108

第十二章 客栈中治病 / 118

第十三章 司令部放行 / 127

第十四章 山洞里驻扎 / 145

第十五章 防空洞走失 / 161

第十六章 藏匿处来人 / 170

第十七章 病床前毁证 / 186

第十八章 病房中逃离 / 206

第十九章 大学内相遇 / 218

第二十章 医院里分离 / 226

第二十一章 轮船上偶遇 / 240

第二十二章 教授家夺枪 / 251

第二十三章 山洞口解救 / 274

第二十四章 宴会厅相见 / 282

第二十五章 轮船上斗智 / 291

第二十六章 南京城审判 / 299

## 第一章 长江里捞人

1938年2月初就立春了，然而，过了雨水节气，长江南岸依然春寒料峭。江面上水流湍急，风紧浪高；江水下暗流涌动，波谲云诡。

堤上残雪一片片的，如长满白癜风巨人背脊。百草尽折，没有一点绿意。往年开春之后，这个中等码头就进入了繁忙期，现在却看不到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如过江之鲫的货船也消失了踪影。码头已被日本人占领了，除了码头搬运工分不出颜色的破衣，再就是日本军人土黄色的军装。到处灰蒙蒙的，只有插在所有船上的膏药旗耀武扬威，刺目的红块如血团一般触目惊心。

长江如风烛残年的老人黄皮寡瘦，江水离岸很远，从岸边到趸船要搭三块跳板。趸船下面水流湍急，漩涡激涌，脚下的跳板颤颤巍巍，甲板上日本兵的刺刀闪着幽光。抬着沉重木箱的码头工人如履薄冰，无不两腿打闪。

“妈拉巴子，拾你龟儿子死尸……”江龙抬着货物，稳稳当当地走在跳板上，冲着船上的日军点头哈腰，嘴里却骂骂咧咧。

话没说完，见前杠脚没踩稳，身子飘忽，赶紧一手把住杠上绳子，一手捏住小家伙的肩膀，如大钳子一样稳住了他。

下了船舱，放下货物，小黄毛脚踝就被踢了，跟着响起急促的骂声：“你他妈掉江里了，老鬼才救得上你——”

一束阳光射进舷窗，像师傅的眼光，暖暖的，小黄毛转过头去，突然低声问：“江水里怎么有只大桶啊？”

“没听说上游被炸了吗？妈的，不知又有多少人遭殃了……”江龙堆好货，扭头望去，一个圆圆长长的东西，随着波浪沉沉浮浮，越来越清晰，他轻轻叫了一声，“稀罕！一桶葡萄酒！”

“葡萄酒？甜吗？”

听到徒弟吞唾沫的声音，江龙心一酸，扒下棉袄就往徒弟手中揣。小黄毛刚打了个寒战，就见江龙从舷窗钻了出去。

传来扑通的落水声，两个鬼子叽里呱啦地跑过来，边跑边拉枪栓。

小黄毛套上师傅的棉袄，双手捂住脸，哇哇大哭：“我师傅掉江里了——”

“该死，支那猪——”见是一个搬运工失足落水，鬼子扭过身去，哈哈大笑地走开了。

刚跳进江水，江龙如同掉进油锅里的虾子，全身如针刺，脑袋麻木了，四肢僵硬了，他赶紧划动，向酒桶靠拢，带起的波浪却将酒桶冲走，到离轮船更远的地方了。

老子不信抓不住你！他干脆埋下头，一个闷子朝酒桶方向扎过去，再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抱住了圆圆的酒桶。他喘口气，猛抬头，吓了一跳：见鬼了！酒桶另一端冒出一颗脑袋，双目紧闭，面孔惨白，湿漉漉的黄毛覆盖了半张脸。

鬼呀——江龙的心脏缩起，猛地推开酒桶，双腿并拢，像鱼尾巴一摆，扭身想游回船去。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酒桶那边，传来微弱的呼救声。

活人？管他丑不丑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江龙快速折返，划到酒桶跟前。

呼救的人睁开眼睛，是灰灰的蓝色，金发散乱，眼皮低垂，嘴唇乌紫，定是在江水中泡了许久，一只手死死抱着酒桶，另一只手扣住酒桶上的铁环。他见有人来，吃力地露出脑袋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“我……我要……上船……”

“屁船！你他妈上去，日本人还不把你‘突突’了？”江龙冲洋人吼道。

听说是日本人的船，洋人丧失了求生的欲望，松开双手，脑袋又戳进水里了。

咦，你还想跑？江中捞人，老子还从没脱过手！江龙一手勾住那人脖子，一手勾住酒桶铁环，借着浮力，两条腿使劲一蹬，顺着江水往下游划去。

迎面漂浮来许多东西：船板、木箱、盆子、死牲口、尸体……一定是上游民船被炸了，这洋人，说不定就是从船上掉下来的！

江龙控制好酒桶与方向，看准右边的乱石滩，趁着一个浪花涌来，用力一推，先把洋鬼子送到岸边。江浪像是不甘心，哗地一下反扑过来，劈头盖脸，打

得江龙睁不开眼睛，人与酒桶都被冲跑了。

好可惜！他想去捞酒桶，可是，刚刚上岸的洋人又被卷进水中。还是人命金贵呀，只能顾一头了，江龙一把捞住洋人，拖起，拉扯着爬上乱石滩。

早上只喝了点稀饭，江龙此时又冷又饿，刚刚站起，就听洋人咕噜着爬过来，抱住江龙的腿：“我的，酒桶……”

“见鬼了！”他往江中指去，洋人看到酒桶还在水中漂浮，两眼放光，像蜥蜴一般扭动着身子，跟着扑进水里。

江龙站起来破口大骂：“你他妈找死啊！喝酒重要，还是命重要？”

“酒桶……是……我的……命啊！”洋人在水中挣扎，探出脑袋，声嘶力竭地喊。

这个鬼东西，老子偏不让你死！江龙犟脾气上来，再次跳入刺骨的水中，把他拖上岸来了。

洋人像是快要渴死的鱼，大嘴一张一合：“先生，帮……帮我……捞……捞酒桶……”

看架势，若是不帮他捞回酒桶，这鬼东西还要往江里跳。救上来的人再死去，老子不是晦气吗？

江龙吐了一口江水，骂着娘，第三次扑进水中。终于，他提着酒桶上岸了。可是，乱石滩上鬼影子也没有，指望要几个酒钱也落空了，难道他又跳进江里了？

为了驱寒，他跑着跳着，叫着找着，没找到洋鬼子，却喊来了徒弟。小家伙一边把干衣服给师傅，一边笑眯了眼睛，围着酒桶转，寻思怎么把它打开。

江龙刚换好衣服，见徒弟用一块石头尖撬桶盖，顺手就扇了他一巴掌，说：“这是西洋人的，不能动！说不定他以为没有捞上来，又扑到水里去了呢。”他讲了那洋人的模样，让小家伙在这里守着，自己先回去干活。

小黄毛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说不行。日本人的大官要来码头检查，工头要大家都赶紧回去，少一个也不行。

“你他妈怎么不早说？”

江龙拔腿就要跑，又被徒弟拉住，说这桶酒不能便宜了别人，如果被人搬走了，洋人把这东西看得比命还重要，要来找没法交代。讲得有道理，江龙见边上有个坑，用脚蹬着酒桶，推进坑里，搬几块石头盖住。小黄毛不放心，又扯了些

柴草堆在上面,两人才往码头跑。

工头的脖子伸得像长颈鹿,眼巴巴地望着江岸下游。他知道江龙水性好,让黄毛赶快沿江岸去找,还特许他带上个大饭团。工头见两人来了,刚松了一口气,就发现不对劲,江龙的脚步虚浮,跑得摇摇摆摆,跑着跑着,一头栽倒在地下。

江龙身强力壮,是把干活的好手,从来不生病,这是怎么了?工头跑到他身边蹲下去,摸了一下他的额头,失声叫道:“哎呀,好烫啊!”

这一声叫喊,把所有人都惊动了。日军驻湖城的最高司令官是九岗中佐,尽管没听懂中国话,但看工头的模样,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。南京离此地不远,死了那么多人,开春之后,必定要引发瘟疫,莫非这家伙已经患病了?他快速后退几步,眼神阴郁得像头狼,用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捂住鼻子,厌恶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江龙,厉声对翻译官刘福喜说:“赶快,找个地方,烧掉他!”

“是,太君!”刘福喜吓了一跳,不假思索地应了一声,接着又小心翼翼地,“不如,把他扔到江里去就行了……”

“瘟疫!会传染的!”九岗中佐又退了一步,额头上青筋直冒,“都喝着长江水,下游,南京、上海,还有大部队,他是,不能扔长江的!只能烧掉,快快处置!”

“是,这就去办。”刘福喜点头哈腰,满口答应。

两人说的是日语,码头人听不懂,连工头都以为日本人发善心,要送病人去医院。于是把仓库的板车给了小黄毛,帮着把江龙搬到车上,嘱咐他快去快回。

师傅病了,得赶紧找医生!小黄毛拉着板车尽力往前跑。

烧人?还烧一个患了瘟疫的人,真他妈倒八辈子的血霉!刘福喜骑着自行车远远跟着,到岔路口才把小黄毛喝住,说要往江边走。

“江边是医院的后门,好高的坡,板车进不去!”小黄毛说。

“进医院?想得美!”刘福喜下了车,拍拍车后架上的小铁桶,“我带的是什么?汽油!到江边烧人去!”

“烧?烧我师傅?”小黄毛的腿都吓软了,身体直打哆嗦,“他,犯了什么罪?”

“什么罪?瘟疫罪!发高烧拉肚子的都是瘟疫病,只要被日本人发现,一个村、一条街的人都要被烧死!”刘福喜让他赶紧把板车拉到江边去。

拐弯过去就是江滩，坑坑洼洼满地石头，小黄毛身体单薄拉不动，也根本不想往江边拉，放下车把，跪倒在地：“军爷，求求你了！我师傅没病，他只是掉进江里，着凉了——”

“没病会掉江里？”刘福喜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小黄毛。

该死的酒桶！小黄毛为了救师傅，说话像放机关枪一样，忙不迭地告诉他，师傅看到江上漂着一桶葡萄酒，才跳到江里去捞的，还捞上来一个西洋鬼子。

听说是葡萄酒，还是大桶装的，刘福喜的喉咙都痒了，就问他酒在哪里。小黄毛再三央求，说只要放过他师傅，就把那一大桶酒给他。

刘福喜假意点头，见小子放下板车往乱石滩跑了，心想，这边事儿自己干吧。于是他取下汽油桶，打算往江龙身上浇，没到近前，就听到沉重的喘气声，见板车上的人满脸通红，吓得倒退几步。看样子真是瘟疫！万一被传染上，被烧的就是自己了。不如先去看看那小子找到酒桶没有。

弋矶山在长江边上，山头有座教会医院，坡下乱石横立，杂草丛生，刘福喜不见酒桶的影子，只有那小黄毛在一个土坑面前发呆，问他酒桶呢，小黄毛说自己也在到处找呢，并指着土坑说：“你看，坑里还有酒桶印呢。”

果然，坑边有石头，坑里泥土是潮湿的，有清晰的铁箍印子。刘福喜气急败坏，对着他拳打脚踢，要他把酒桶交出来。师傅的性命跟酒桶相连，小黄毛赌咒发誓没说假话，然后指着山上说：“山上是洋鬼子办的教会医院，说不定，那家伙就是送酒到这里来的，一定带着酒桶上山去了。”

听他把洋人的模样讲得有鼻子有眼的，看来不假，眼看到手的鸭子还能飞了吗？刘福喜丢下火柴给小黄毛，吩咐他回去烧人，自己沿着小路匆匆忙忙跑上山去了。

小黄毛回到板车旁，看到江龙还是昏迷不醒，哭着又是拉又是拽，终于把他弄到放酒桶的那个坑里，扯来柴草，将他盖了个严严实实。

翻译官下来怎么交代呢？正巧，一个白花花的東西被冲上岸来，居然是一只死山羊，他赶紧把死山羊拖上来，浇上汽油，点上火，风大火猛，很快，死山羊被烧得变了形。然后，他跑上山去，躲在弋矶山的树林里，偷偷察看下面的动静。

洋人醒来了，望着四周，雪白的房间、雪白的被褥，还有围在身边穿着白大褂的人，在用英语讨论他的病情。他怀疑自己在做梦，难道我回国了？

一个老人俯身向着他，亲切地说：“詹姆斯先生，很幸运，从证件上认识了您——美国摄影记者。不幸的是，您的肺部感染了，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。”

詹姆斯一边咳嗽，一边道谢，表示自己一定配合治疗。

“先生，我叫乔子琴，是您的病床医生。”

会诊的医生走过之后，站在后面的一个年轻女医生走上前，声音也像她的目光一样柔美，一边写病历，一边问他从哪里来。

“南京……南京……”詹姆斯伸出右手，捂上眼睛，痛苦地说，“哦，一个，地狱一样的，地方！上帝呀！怎么有，那么多，魔鬼？”

乔子琴打了个寒战，把詹姆斯的右手放进被子里，轻声安慰他道：“先生，放心吧，您现在已经安全了……”

“安全？我、怎么、到、这来的？”詹姆斯打量了一眼陌生的病房。

“医院的护工到后山填埋垃圾，发现您昏迷不醒，就背上来了。”乔子琴轻声道。

“哦，这样！”詹姆斯想起来了，在冰寒彻骨的江水中，自己被一个中国人所救，而酒桶却漂走了，“乔医生，有没有，看到一只……酒桶？”

乔子琴见他痛苦和焦急的模样，只有安慰他，说去问那两个护工。

詹姆斯哪里躺得住，掀开被子从病床上下来了，还没站稳，就冷汗涔涔地倒在地上，把扎在他手上的输液针管连同输液架子一起扯倒了。

听到响声，乔子琴返回病房，想搀扶他，却又扶不动。她没见过这样固执的病人，只得告诉他病情很重，身体很差，已经叫人去找护工了。

“不，不，我要，找酒桶，比什么，都重要！”詹姆斯一手扯掉针管，顾不得手上涌出鲜血，推开医生，“酒桶，我的，酒桶，不能失去……”

两个壮硕的杂工走过来，争先恐后地说出救他的经过，赌咒发誓，没看见什么酒桶，也没看见别的人。

詹姆斯挣扎着，还是要往外面走：“不可能，一定，有的！我叫，那个男人，帮我捞的，他水性，极好，一定，能捞到……”

乔子琴只有让两个护工背他下山。

小黄毛躲在树丛里，想看看能不能骗过翻译官。他等半天没等到刘福喜，却发现山上下来三个人，当中有人背着个洋人，放到江滩上。洋人看着空旷的江滩燃着一堆火，发出难闻的焦臭，其他只有乱石，趴在地上边哭边喊：“酒桶——在哪里……”

小黄毛忍不住跑下来，对他嚷嚷：“喂，大鼻子，是不是我师傅救的你？”

他认识救我的人？知道酒桶吗？詹姆斯连连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中国男人……把我，救起来，他去，捞酒桶……”

“我师父救了你，他人在这里。”小黄毛跑到坑边，扒开柴草，露出江龙，哇哇大哭，“我师傅要死了，就是救你，才变成这样的——”

詹姆斯挣扎着站起，踉踉跄跄地走过去一看，正是救自己的人！他顿时咧开大嘴大喊起来：“救他——回去——”

背下去一个，背回来两个，不用詹姆斯说，乔子琴也不会见死不救。

看见师傅惨白的脸上恢复了血色，急促的呼吸也变得平稳了，一直跟着转的小黄毛跪下来，给乔子琴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“谢谢医生！谢谢医生！”

乔子琴指着詹姆斯说：“应该谢他，再晚一点，你师傅就没救了。”

詹姆斯咳嗽不断，却也向乔子琴鞠躬：“乔医生，谢谢您！找到他，我才能，找到，我的酒桶……”

“酒桶，酒桶，就知道你的酒桶！那破酒桶，比我师傅的命还金贵吗？”小黄毛冲着他嚷嚷。

他们非常幸运，和那个日军翻译官错过了。

刘福喜是南京人，跟着这支日军部队来到湖城，对这地方并不熟悉，顺着小山坡走上去，穿过一片小树林，果然看到一个院落，里面有西式洋房，门上画着个大大的红色十字。

有门，洋人和他的酒一定在里面。他冲进去，看见很奇怪的现象，医院里的洋人不少，站着走着的大多是外国医生，床上躺着的却是中国病人，只有少量的医务工作者是中国人。

他挨着问医生护士，今天有没有收治落水的外国人，大家都摇头。

刘福喜哪里知道，自己跟詹姆斯错过了交会的时间。他到病房查找的时候，詹姆斯正在下山。当詹姆斯带着江龙他们回到病房时，刘福喜又到医生办

公室去查问了，来来去去都没有碰面。

这小子玩我呢，老子一枪把他崩了。他骂骂咧咧地回到江滩，远远就闻到骨肉烧焦的臭味。河滩上的烈焰中，露出几根尚未烧化的骨头，他赶紧捂住鼻子往后退，暗骂晦气，找到自行车，颠颠簸簸地往回骑。

那小家伙要回去，一定顺着江边走近路，他也往那边走。江湾停着一条渔船，渔夫坐在船头，问他要不要才打上来的长江大鲤鱼。

刘福喜一头恼火，正想骂他，一看，船上赫然放着一只酒桶，渔夫正拿它当板凳坐着。妈的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他怕船跑了，便假意答应买鱼，跳上船去一看，木桶上面是弯弯绕绕的英文，掏出手枪大声一喊：“你他妈的小偷，这东西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渔夫吓坏了，连连喊老总，说是到岸上捡柴烧饭，发现了这个桶，就想把它带回家装水……

“这是老子的东西，快点背下去！”刘福喜晃了晃手枪说。

渔夫哪敢怠慢，赶紧按这人的指示，一直把酒桶扛到码头上。刘福喜听说中佐已经走了，又让渔夫扛到司令部大门前。

刘福喜接过酒桶，没有预期的重量，心里咯噔一下像被掏空了，暗想大事不好，但门岗都望着他，也只有硬着头皮搬进办公室。

中佐大喜过望，令他找来工具打开。似乎里面装的是响尾蛇，他战战兢兢，却不敢不从。打开酒桶，没有葡萄酒，没有响尾蛇，却有一个扎得紧紧的油布包。中佐喜悦的面部绷紧了，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叫了一声，吩咐排地雷的工兵来，把油布包拿到空旷的后院去打开。

油布包左一层右一层，油布里面是一张毛毯，毛毯里面还裹着一层油纸，油纸里包裹着一筒胶卷、一个日记本，还有一个扁扁的盒子。

“情报！一定是情报！”九岗中佐厉声道，逼视着刘福喜，“你，过来看看！”

刘福喜浑身冒汗，走过去，翻开那赭色封面的小本子，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，又写得很潦草，根本认不清楚。胶卷没有冲洗，曝光了就会报废，他像捏到了一个烫手山芋似的赶紧放下。最后那个盒子他搞不清是什么东西。

“蠢猪，摄影胶带都不知道？”

骂了一顿，九岗中佐这才问他这些东西怎么来的。他战战兢兢把经过说了，最后汇报道，捞酒桶的人就是那个被烧死的码头工。酒桶的主人是个西洋

人,上岸的地方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,据推测,那应该是个美国人。但是,他到医院里上上下下都搜索了,没有找到……

“一定要找到!我敢肯定,他是从南京逃出来的!”九岗中佐一脸狰狞,恨不得把那床草绿色的毛毯捏出水来,“这些东西,说不定跟南京战事有关……”

刘福喜的肠子悔成十八截:我怎么带个虱子往头上放啊?他小心翼翼地建议,把日记本的文字翻译出来,才能知道什么内容吧。中佐扬起下巴,让他赶紧翻译。他苦着脸拿起日记本,翻看一阵说,连笔字太潦草,他不认识,问司令军中有没有英文好的人。

九岗中佐说,只有报务员小野懂得英文,可他因重要任务到南京去了,一时回不来,而这个东西马上要处理,最后指令他:“找信得过的人翻译!”

“太君,自治会会长李宇怎么样?”刘福喜想起来了。

李宇?组建伪政权的时候,中佐就考察过他,这个曾经留学英国与日本的商人,皖南有田地,湖城有工厂,家大业大,德高望重,日语、英文都不在话下。

他当即命令日本军曹去叫李宇过来,再让刘福喜找人把胶卷冲洗出来,把摄影胶带冲洗出来。

可是,电影院老板不愿意放电影给日本人看,对外宣布说机器设备坏了。刘福喜不信,说这么久也应该修好了。老板盯着刘福喜手中的小盒子说:“即使设备修理好型号也不对,16毫米摄影机只有美国人有,想看片子,就是到南京也未必能找得到放映机。”

湖城是个小城市,只有两家照相馆,其中一家逃难去了,刘福喜一脚踹开另一家照相馆的门,把胶卷往桌上一拍:“乔老板,马上给我把这些照片洗出来!”

“这胶卷质量不错,是美国货啊。”乔老板接过来,应酬道,“哪来的?”

“真他妈倒霉,今天在江中搞到个酒桶,一滴酒也没有,却是这些玩意,也不知拍的是他妈什么东西!”

啊?这胶卷不简单,有什么门道?乔立人想留点时间细看,遂说:“真是不巧,我这里的显影液用完了,伙计到南京买去了。”

“你小子,成心给我耍花招吧?”

见对方翻脸不认人,乔立人耐着性子解释:“这是银盐胶片,要显示出图像,用的药液叫显影液。是用什么东西做的?卤化银。就是银子做的,当然金贵。我们这小城市哪能买到?也没钱买一大堆放啊。”

“别啰唆!”刘福喜敲着桌子发飙,“啥时搞好?”

乔立人想了想说:“后天下午吧,这可是最快的时间!”

“不行,明天!别误了皇军的大事!”刘福喜悻悻地走了。

## 第二章 照相馆取证

江龙醒来,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在旁边,他赶紧爬起来,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,吞吞吐吐地问是怎么回事。

听小黄毛讲了事情经过,乔医生又复述了一遍,最后告诉他:“日本人说你患了瘟疫,让你徒弟拖你到江滩烧掉。詹姆斯去江边找酒桶,把你找到了。”

“詹……”江龙想起什么,结结巴巴地说,“酒桶?”

乔子琴拿出听诊器,在江龙后背听着,又背着房间其他的病人,悄悄说:“就是你捞起来的美国记者。”

“啊,他,拿到酒桶了?”

乔子琴摇摇头:“酒桶真那么重要?你舍命帮他捞,他没命地要去找。你们男人,怎么那么喜欢喝酒?”

“他人呢?”医生刚刚听完,江龙从床上下来,赤脚就往外走。

“哎呀,小心,你病得也不轻——”乔子琴让他穿上鞋,把他带到顶楼最后一个小房间,进屋就对病床上的人说,“救你的江龙来了。”

雪白的床上躺着个外国人,黄头发,蓝眼睛,大鼻子,正是江龙救上来的詹姆斯。一见是救自己的人,詹姆斯马上惊喜地坐起来,大喊:“江!哦,真是,一条龙,谢谢你,快过来——”

江龙走过去,轻轻喊了一声:“詹先生——”

詹姆斯欠身问:“江,酒桶,在哪里?你徒弟,说,你捞,上来了……”

“藏江边坑里了,没搬回来?”

“没有,找了,什么都,没有……”詹姆斯一边说话,一边不停地咳嗽,脸涨得通红。

“他妈的,哪个搬走了!”江龙失望地说,“里面没有酒啊!”

“比酒,更贵重,”詹姆斯抹下手腕上的金表,递给他,“江,酒桶,给我,我用,金表换……”

“什么狗屁酒桶?老子没拿!”江龙大动肝火,鼓起眼睛,毫不客气地指着对方,“你……你把我当什么人了?”

两人声音太大,乔子琴把门关上,轻声说:“江水都进不了,酒桶一定密封得很好,打开也不容易。都别着急,慢慢查访好吗?”

“江,刚才……我太,着急,抱歉!等我好了,自己,找,上帝保佑……”詹姆斯这才躺下,在胸前画着十字。

“我,我也去找,把酒桶找回来,好还老子清白!”江龙愤愤地往外走。

乔医生提醒他,不能回码头了。

江龙指着詹姆斯,气得眼睛都鼓起来了:“就你这洋鬼子害人,害得老子饭碗丢了,还成了个活死人——”

乔子琴正要说什么,护士来喊她,说有个病人来找她看病。

医院里洋大夫更有本事哩,干吗找我?她嘀咕着走进办公室。

一个男人坐在她的位子上,穿着藏青长毛呢大衣,戴着黑色礼帽。一见那身影,她就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,正考虑要不要进去,男人听到脚步声抬起头,50多岁的人像孩子一样龇牙咧嘴,疼得要命的模样,左手捏着右手的大拇指,说:“小琴,我受伤了!”

面对中国劳工、外国记者都落落大方的女医生,脸唰地一下红了,手足无措,结结巴巴地说:“李……李会长,你、你怎么了?”

一个大夫进来拿病历,会长冲着乔医生说:“这丫头,明明见我手受伤了,还问!这不是来找你看病了吗?”

那大夫走了,乔子琴跟着出去,拿来药水和纱布。一看,伤得不轻,右手大拇指削掉了蚕豆瓣那么大一块肉。她赶紧为他包扎,却仍然冷着脸,问:“怎么会把大拇指削了?”

“我这是削指明志!”他背对着大门,把一个赭色的日记本塞进她的手里,“我的皮虽说是黄的,可我的心是红的……”

她匆匆翻着日记本,眼睛盯着门口,神色大变,问:“李叔叔,这……这从哪来的?”

“日本人的……”李宇反问道，“你说，要不要给他们翻译？”

“不能，千万不能！这是南京大屠杀的罪证！”乔子琴愤怒地说。

李会长做了个手势，要她冷静点，自己压低了声音，匆匆忙忙地说，“那个日军翻译官告诉我，有人从江里捞到个酒桶，还有个洋人。他们获得了酒桶，发现里面有胶卷、16毫米的电影胶片，还有，就是这英文日记本……”

“您是说，这些东西装在酒桶里？”

听她对自己称“您”了，李会长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几分，点点头，说：“春寒料峭时，若是洋人江边被救，恐怕只有一个去处，就是你们这里。”

难道，这个日记本就是酒桶里装的东西？乔子琴试探着问：“李叔叔，能不能把这日记本给我？”

“不行，掉了本子，我就会掉脑袋。”李宇摇了摇头。

“那你来干吗？”

见乔子琴又变了脸色，李宇掏出一个胶卷递过去：“这是我翻拍的日记，洗出来，不就有一份内容了吗？”

“哦，谢谢李叔叔！”乔子琴鄙夷的神情立即变了，嘴角上扬，轻轻一笑，又深深地对他鞠了一躬。

她走进病房，只有詹姆斯一人了，轻声问他：“酒桶里，是不是藏着日记本、胶卷，还有摄影带？”

“你，找到了？”詹姆斯大喜过望，情急间拉住她的手。

乔子琴摆脱掉那只毛乎乎的手，摇摇头：“只是有了线索。你能告诉我，里面藏着什么密秘密吗？”

詹姆斯迟疑了一下，皱着眉头，还是说了实话：“那些，都是，日本人，南京大屠杀，血腥，罪证！”

“啊，总算，找到一样了！”乔子琴把那卷胶卷塞在他手上。

“不是的！”詹姆斯摊开手掌，盯着手心的东西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“我那是，美国柯达，你这是，日本，樱花。”

“这是翻拍日记本的内容。”

“为什么，不把，日记本，给我？应该……物归原主的！”詹姆斯愤怒地低吼。

乔子琴垂下眼睑，看着地面说：“对不起，詹姆斯先生，日记本不能给你，因